

生死双美寒山子

□陶晓跃

寒山子,世人不知其名姓,传说他是王梵志的衣钵传人,一度隐居在天台山附近的寒岩。寒山子与天台山国清寺僧人拾得颇为投缘,彼此常来常往。拾得是国清寺禅师在路边捡来的弃儿,因是“拾而得来”,就索性叫了“拾得”。

寒山子貌不惊人,诗却不同凡响。“杳杳寒山道,落落冷涧滨。啾啾常有鸟,寂寂更无人。淅淅风吹面,纷纷雪积身。朝朝不见日,岁岁不知春”,此诗颇具乐府民歌之风,写的是诗人所居寒岩的深壑景色,浸透的是一种独特的寒意。“杳杳”说山路之幽暗深远,“落落”言涧边之寂寥冷落;“啾啾”摹状鸟鸣之轻细,“寂寂”叙述无人之静默;“淅淅”写冷风之袭人,“纷纷”描白雪之飞舞。置身于这样的世界,诗人内心深处的禅意也就了然于天地:山幽林深,永无日光;心如古井,也就不念春来秋去。

诗人心性如此冷淡,让人仿佛走进一个全然超越现实的幻觉中,在这样的幻觉中,一切都融合在自然里。这种忘却天光春秋的境界,也唯有被俗人称之为“痴癫汉”的寒山子能够尽情道出。

寒山子诗风幽冷,别具境界。他常常随心所欲,将自己对世人的觉解刻于山石竹木,《时人见寒山》就极有味道:“时人见寒山,各谓是痴癫。貌不起人目,身唯布裘缠。我语他不会,他语我不言。为报往来者,可来向寒山。”诗几乎全是白话,无论是世俗之人同说自己痴癫,无论是自己相貌平平粗布缠身,无论是自己与世人无法用言语沟通,可诗人仍然坚信:未来的“往来者”,都一定会来“向寒山”。

“寒山顶上月轮孤,照见晴空一物无。可贵天然无价宝,埋在五阴溺身躯。”此诗的表层意思:寒山顶上悬挂一轮孤独的月亮,月光朗照的晴空里空无一物;最珍贵的与生俱来的无价之宝,隐埋在另一个世界,浸渍在你自己的身上。而深层的意蕴则是,众生的佛性都在自身之中,不必费力去找寻,这种佛性,只在空无一物的晴空里与孤洁的月亮对话。深藏而不现,充满着的是禅意。有人以为,诗中还隐含着诗人的怀才不遇,诗人自比天然纯洁的璞玉,却无人识得,只能被埋在深山古刹里空耗时光。这就不免多了世俗的气味。

史料说寒山子,“状如贫子,形貌枯槁……桦皮为冠,布裘破弊,木屐履地”,完全一派狂禅风骨之象。

“欲识生死譬,且将冰水比。水结即成冰,冰消返成水。已死必应生,出生还复死。冰水不相伤,生死还双美。”在寒山子看来,生与死如同冰与水,冰水转换就像人生的生死轮回,冰水不相伤,阴阳两界也彼此不相伤。今世与前世组合成如此和谐的双美境界,让人遐想不已。

寒山子曾问拾得:“今有人侮我,冷笑笑我,藐视目我,毁我伤我,嫌恶恨我,诡譎欺我,则奈何?”拾得曰:“子但忍受之,依他让他,敬他避他,苦苦耐他,装聋作哑,漠然置他,冷眼观之,看他如何结局。”

看来真正识得寒山子的,是拾得。

506

有一阵流行“冰桶挑战”,随之又有“冰书挑战”,即列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十本书。对此,我是不甚以为然的。

以我的体会,要确定具体哪些书对自己影响最大,近乎不可能。真正影响我们的书,未必是那些重要的书、有名的书、经典的书,而完全可能是平庸的书、过时的书、入门的书;但当我们回顾自己的阅读史之时,可能会有意无意地忘掉那些

真正影响自己的书,而更愿意提起那些重要的书、有名的书、经典的书。一句话,我们更容易夸大那些“好书”对自己的影响。因此,非要列出一个书单,到头来不过成了“荐书”,多少带有“表演”性质,带有自我形象建构的成分——书单的品位、书单的别致,是会给自己的人设加分的。

可以说,一个人想要总结自己的思想成长史,是非常困难的。

引申一下,还可以说:要总结一个共同体的思想史,也是非常困难的。所有

反读书记(一八零)

□胡文辉

的思想史著作,几乎都不能真正揭示出当时对共同体影响最大的思想,只是列举出我们如今觉得最有价值的那些思想罢了;易言之,今日在思想史上留名的人物,并不等于当时就有最大的影响。在很大程度上,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光荣榜,而不是思想的流行史。

507

人应当习惯做一个优质的粉丝——悄悄地关注,远远地仰慕。

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五——



灯下读钱

钱锺书首返
清华(联大)执教(十)

□钱之俊

1939年7月5日,学年考试开始。上午考西洋通史,下午考政治学。7月6日,生物考试。7月9日,作文考试。7月10日,考《逻辑》,大考结束。英语考试哪一天不知道,但在7月24日时,许渊冲才知道自己的英文学年考试成绩,79分,在钱锺书先生班上排名第二,他不满意,因为他觉得他应该得第一:“英文学年考试成绩79分,在钱锺书先生班上只是第二名,心里很不高兴。因为第一名是周基坤,考试时他坐我旁边,抄了我的答案,改头换面,结果竟比我高两分。可见我重名不重实。……”(1939年7月24日日记,《许渊冲西南联大日记》,第132页)

1939年7月,暑假开始后,钱锺书就急不可待地返回上海,与妻女欢聚。走之前,6月21日,清华聘委会第二次会议已决议,继续聘任钱锺书为下学年外文系教授,西南联大同时加发聘书。他一应物品全留在清华,准备暑假后继续回去上班。谁知暑假过半,父亲钱基博自湖南蓝田来信,言自己老病,思念儿子,让他去蓝田新成立的国立师范学院侍奉,并担任英文系主任,一年后父子同回上海。钱锺书虽然老大不乐意,还是不敢违拗父命,只得服从。“锺书不是不想念父亲。但是清华破格聘他为教授,他正希望不负母校师长的期望,好好干下去。”[杨绛《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》,《杨绛全集》(第三卷),第96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4]

钱锺书拖到是年9月中旬,才给叶公超写了封措辞谨慎的信(他还想下一年回去),但未得到复函。《吴宓日记》证实,叶公超9月是收到信的。钱锺书内心很希望得到不允终止聘约或极力挽留的电报或信函,如此就有理由不去蓝田了。他不知道,他离沪赴湘之前,梅贻琦校长确实有促其回校的电报到上海,只是他阴错阳差地没有收到。

1939年11月1日(钱锺书1939年12月5日致清华秘书长沈履信中自言“10月中旬”去沪),钱锺书离沪赴湘,12月4日抵达国立师范学院。

钱锺书的离去,给当时的清华留下了不辞而别、另谋高就的印象。



新书快递

文明的边界

格非著

译林出版社

《望春风》出版后,引发的对乡村文明衰落或城市化兴起的困惑与忧虑,余波犹在。2018年至2020年,格非在清华大学中文系“小说叙事研究”课上,将这些问题带入现代小说史的脉络中思考,从19世纪中期以来的小说家里精选出三个案例,讨论一百多年来社会、历史和文化观念的变革,由此形成这卷生动的文学讲稿。本书聚焦奥地利作家罗伯特·穆齐尔、日本作家志贺直哉与美国作家麦尔维尔。从《没有个性的人》《暗夜行路》至《白鲸》,格非带读者穿梭于文学的森林,去拜访这三位不安的现代隐士。

吠月:萩原朔太郎诗集

[日]萩原朔太郎著 小椿山译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萩原朔太郎被誉为“日本近代诗之父”,以前所未有的口语自由诗,打破旧制开创了日本近代诗歌的新局面。他的第一部诗集《吠月》,受到文豪森鸥外盛赞,一跃成为诗坛宠儿。他诗歌中充溢的寂寥感、阴郁和时而怪异的情绪,对后世产

生了深远影响。本书从萩原朔太郎的代表诗集中,精选百余首结集成册,为读者全面呈现这位天才诗人的诗歌与人生。

入眠之力:文学中的睡眠

[法]皮埃尔·巴谢著 苑宁译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睡眠,而非梦,曾被作为思考的对象吗?它是建构文学的材料吗?睡眠,过于寻常之事,我们很少去关注它,或者只有在失眠时,我们才会在药物的帮助下重新找回它。

眼前这本小书为我们讲述了12位作家与睡眠有关的写作。

中华文明访谈录

张泉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宇文所安、柯马丁、夫马进、顾彬、钱理群、王汎森、舒衡哲、巫鸿、张隆溪……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杰出的思想者,来自不同的国度,专注于不同的领域,拥有各自或曲折或传奇的人生,却与中国保持着隐秘的精神关联。这本访谈录,依据中华文明的演进,从中华帝国的开端,直至当代,希望透过他们的眼睛,寻找遗失的真相,重新发现中国的传承与转折、兴衰与浮沉。